

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的关系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of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胡月霞*

摘要

古往今来，语文或只是教育的工具和获取知识的途径，但却是一个民族的魂魄，精气神系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是除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大专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这一方面因为马来西亚宪法规定每个民族都享有母语教育的权利。

正因为有着良好完善的华文教育，所以华文文学也能继续发展，甚至升华。马来西亚华人向来热爱中华文化，坚持母语教育，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困难，都努力保存延续中华文化。

华文教育的发展刺激了华文文学的繁荣，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文学推广过程，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这片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土地上已结出硕果，在文学多样化、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本文就此谈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的关系。

■ 引言

每一个社群或种族都有其历史，而其文化则时代相传，绵绵不断。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制度在递传文化方面，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文化的延续。每一个群体或种族因此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导致一种要求维持，保卫和哺育其文化的感情。表现在海内外华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既有物质形态的也有观念形态的，从文化的功能而言，既有伦理型的、心理型的、也有应用型的。

有人把文学喻为文化之精华，是文化中一朵奇葩。的确，我们在拜读华文作家的华文作品时，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杂文，总会发现其中积淀着十分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向学生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除了依靠家庭和社会在日常生活中讲授一些传统文化知识外，另一个重要的管道就得依靠华文学校，而华文学校的教育，又是离不开华文课程的教育（包括上述涵盖面非常广泛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即说明，通过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使学生自觉地接受课文中所蕴含的大量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一个民族的教育与它的语文、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密切到什么程度？估计大家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语言是人们用以表达的符号，并具有传播沟通的实用功能。语言也是一群人共同拥有，时代相传，因此，也成为这一群（语言群）人相互认同的一个要素，具有认同的功能，兼有工具性和感情性两大功能。从语言的政治关联分析，由于语言能力影响到政治权力、经济资源、以及社会地位的分配，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语言也可以当作是一种能力、资产或资源。从组合的角度来看，语言更是族群福祉所系，因此，精英必然会以政治角度来决定语言的使用，以求维持（或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所以，语言也是政治力量的展现。¹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兼系主任

¹施正锋：《族群与民族主义—集体认同的政治分析》，台北：前卫，1998，页44。

一個民族的文学作品，可從民族的語言中獲取它的生命，並且相對的賦予民族的語言以生命；同時也表現出該民族之自覺的最高點，該民族之最大的能力及最靈敏的感受性。²

保守的马来学者坚持“一个民族、一种语文、一个国家”，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国家的观念根深蒂固，马来族群无法接受马来西亚国民所接受的教育仍是以华语为媒介语的教育体系。大马华人社会在观念及情感上，始终无法接受单一的支配权，无论是教育或文化，甚至坚持以华文进行写作。

1904年新式华文小学在檳城成立后，华语教学从此取代方言教育，并且迅速地统一了全马的华文学校，华语社群乃水到渠成。此后，华语、华文不但是社群内的共同语文，中华文化也在大马落地生根。

华语社群是华社的主流，占着华社绝大部分的人口。他们掌握华语，有的也会说英语及马来语，再加上一、两种其它华族方言。这个社群对华社最大的贡献是：他们带来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传播开来，并且使中华文化落地生根。换句话说，他们的贡献是在文化上。理所当然的，也包含了教育、媒体及文学三方面。

华文教学是通识教学重要的一环，它兼具华文表达、精神陶冶与文艺欣赏等作用，向来是通识教学德育、智育、群育、美育发展的重要课程。华文课程为因应新时代新环境的发展，在课程设计上，逐渐迈向现代化、生活化、科学化、活泼化等趋势。且华文教学是一切专业研究的根本，能将华文课程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形成跨领域学习，相信课程的开发，不仅有助于华文教学的现代化、多元化，更有益于专业科目的学习与专业技能的发展，达到真正“通识专业化”、“专业通识化”之标的。

我们学习文学课文的语言，一方面是为了读懂文学课文；另一方面是为了掌握文学语言的运用。毫无疑问，文学课文的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各式华文学校的级别、类型、学生年龄、华文知识基础、心理特征等的不同，对文学作品进行必要的加工整理和编写，为学生提供阅读、模仿、借鉴的范例。这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说好华语、写好华文的重要途径之一。

华文课要进行语言训练，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而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许多优秀的华文文学作品，以其丰富的语言，都可成为学校学生学习的好材料的。重视文学语言的学习，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由于文学作品十分注重语言的形象性，用形象传神的语言去描写生活，表现生活有其重要的价值。

■ 华文教育

从理想的环境来谈，华文教育将包含华文小学、华文中学、大学、研究院等完整的教育阶段。华文教育的教学内容将包括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将包含经史子集等古典文史哲的代表作，西方文化即包括自然及社会两方面的科学。语文方面，华文教育将要求学生能运用白话文，也能通过文言文去理解及吸收中华文化遗产，华文教育也将要求学生掌握马来语文及英国语文，通过马来语文以便与马来西亚最大的民族交流，通过英国语文以寻求西方文化的精华。

凡是经过华文教育完整的教育阶段的人，应该是一方面把民族文化的根扎得非常深固，另一方面会回头检讨中华文化的优劣部分，并能从其它文化中吸取可贵的滋养，以填补中华文化的不足，其优秀者，将是通晓古今中外，泱泱大度，由格物至平天下，由个人之修养至天下大同，怀着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哲理，以放眼世界。其成绩中下者，仍能在博大精深的文化领域中吸收一些滋养，虽不足以成大器，也能与民族认同，扎根在民族的土壤中。

²蔡英俊著：《兴亡千古诗——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历史（总序）》，台北：故乡出版社，1980年。

对于一般人来说，其母语语文似乎是极普遍的现象。其实，大家鲜有询问或反映一下：到底语文是如何被掌握的？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同时为什么一些字句比其它字句更常被用到呢？

其实，语文并不是生存于空阁中的。与其相反，语文的独特现象在于它不但是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递传和表达的工具。所以说，语文是民族的灵魂。因此，民族教育的使命是通过完成基本的母语教育来传授与发扬民族的文化。

华文教育既是语言教学，同时又是民族文化教育。因此，民族文化的教育在华文教育中占有独立而又非常重要的地位。语言教学与民族文化教育相结合，一直是华文教育秉承不移的优秀传统。即使在华文教育受到严重冲击的 6、70 年代，仍有相当多的华文学校执着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1973 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提出的六项办学方针中，首要者即为：“坚持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传授与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马来西亚华社与华文教育工作者坚持保留中华文化的根本和中华文化资源方面所做的努力，仍令今天的许多文化学者感动。

在马来西亚受到在英殖民地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华人具有“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信念，上至巨商富贾、下至市井小民，都以支持华文教育为己任，出钱出力兴办华校，因此华文教育从小学、初中至高中取得全面发展，而五十年代中期在新加坡创立的南洋大学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出钱出力创校者以马来西亚的华人为主，学生也以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校高中毕业生占多数。

马来西亚华人也很重视华文文学的延续与发展，华文文学作者人才济济，作品的水准相当高。《星洲日报》主办、两年一度的《花踪》文学奖，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华文文学奖，有全球的华文写作者参加。马来西亚作家频频在台湾的各种文学奖中夺得最高荣誉。马来西亚籍学者在两岸三地以及新加坡的大学教授中华文学与文化者人数可观。

中华文化能够在马来西亚传播并取得不断的发展，是拜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相对发达之赐。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中华文化能够扎根和繁衍，是依靠三大支柱：华人社团、华文报章和华文教育，而华文教育是这一切的根本。如果拿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来比较，这种情况更加显著。

正由于华文教育发达，懂得华文的华人比率很高，使到华文报业发达，读者众多；以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华人社团有 7 千个之多。换言之，华文教育得以维护与发展，是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生机勃勃的活水源头。

马来西亚华人有个特点，他们比东南亚任何地区的华人更热爱华文教育，维护华文教育。虽然马来西亚是以马来民族为主的国家，马来人越来越多，华人越来越少，相形之下，华人越来越弱势，身在其中，就能感觉到危机，那种危机感让华文教育更巩固起来，因为那是华人在马来西亚最后的堡垒，一定要坚守住的。³

自 19 世纪初，华文教育以私塾的形式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出现至今，虽历经艰辛坎坷，但从未在马来中断过。不论是在英国殖民时期、日战期间，还是在独立以后，无论受政府法令和政策的限制，还是受马来民族主义情感的制约，但在华人社团和马华人政党的共同努力下，马华文教育保存完好。

马来西亚新式教育起步于光绪 30 年（1904）。当时，各地旧式学塾还普遍流行之际，大企业家张振勋等率领了一批侨领，在槟城共创中华学校，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掀开了新的一章。自此之后，马来西亚华教虽历经各类风雨和挫折，却能本着爱护自己文化的苦心，不断更新发展，不断开拓前进，成为捍卫自己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基地。直到今天，在马来西亚总共有 1,285 所国民型华文小学，由政府资助，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支；此外，还有 60 所华文独立中学及许多设有华

³林明昌、周煌华主编：《视野的互涉—世界华文文学论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2007 年 4 月版，页 112。

文科的国民型政府中学，另有 3 所以华文、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民办高等教育学院——新纪元、南方及韩江。

为维护华人学习母语的权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长期以来，马华社通过华人政党向政府提出诉求；“董教总”（马来西亚华文学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和马来西亚华文学校教师会总会的简称）作为维护和发展马华文教育的主要民间机构，为华教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华社、华裔出钱出力，支持华小和独中的生存与发展。

这些华文中、小学及学院的存在，基本上可以说是华语社群奋斗的成果；换句话说，如果华社没有华语社群的存在、努力和奋斗，这一教育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甚至不可能如此完整。

中国文学的理念、思潮从一开始就通过各种传播的管道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发生影响，尤其在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华文课堂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不同的教学目标、不同的学习需求，不同的教学资源、不同的行政结构，当然应有不同的课程设计。从华文小学至华文中学的华文课本中，孔孟老庄、先秦诸子、四书五经以及一大堆的文学遗产，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诸如红楼梦、水浒传等传统小说，读了这些作品，我们虽不一定深谙诸家哲学，也不一定熟诵诗三百，但由于我们自幼浸润在这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文化里，因此，我们更对“寻根”有着清楚的认识。事实上，任何语言文字，背后自有其文学与文化传统。这是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需要，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观念。⁴

生命原是丰硕的，人有无限潜力，但是无限的潜力，必经学习，才能开发。至于最有效的学习，应是教育，尤其学校教育最为普遍最具系统，当然也最有利于潜力开发。所以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应在发现学生兴趣，激发潜能，以造就人才；况且有健全的国民，才有健全的国家；有顶尖的人才，才有顶尖的建设，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尤其华文教育，对于人格的熏陶与人文素养的养成，具有相当影响，这些影响关系着学生专业能力的开发，更关系着学生生活哲思的锤炼，当然对于开创更丰富的人文素养与新文化，也具相当作用。因此如何突破藩篱，展现新的生机；如何透过华文的学习，激发学生的思考力与创造力，是华文教育、华文教学所当思量的重要问题，创造力与学校教学效能之关系密切。华文创意教学的实施，是时势所趋，也是刻不容缓的。

华文教育是一项社会的事业，民族文化教育关系到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承传与发展，它涉及历史、社会、民族乃至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作为对马来西亚华人所施行的一种民族文化教育，华文教育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担负着双重的使命。其中的文化教学，相应地也承担着双重的任务。

■ 华文文学

近年来，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出版界、戏剧界等各领域展现难得的活力和朝气，出现了开花结果的荣景，这都和华文的保存息息相关、环环相扣。这是前人的努力耕耘成果，对我们这些也将成为会是“后人的前人”来说，更应谨记捍卫母语和文化的责任。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是马来西亚华语社群卓越的一项重要贡献；它拥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从 1919 年迄今，依然灿烂辉煌，是海外华社的一朵奇葩。在近 200 年的历史里，华社创办了不少文艺副刊。马来西亚华文报章附设文艺副刊，始于《新国民日报》于 1919 年 10 月 1 日的〈新国民杂志〉；尔后，至 1924 年为止，副刊可考者有《新国民日报》的〈小说世界〉、〈儿童世界〉、〈戏剧世界〉；《叻报》的〈文艺栏〉及〈叻报俱乐部〉等数种；其中，颇为文艺副刊。自 1925 年后，情形更为热闹；根据杨松年的统计，1925 年至 1930 年，华文报章创设的副刊有 147 种。30 年代世

⁴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02 年，页 222。

界经济不景气，文艺副刊稍受打击，种类锐减，但是，30年代以后，文艺副刊大量涌现。一直到今天，大马所有报章都设有文艺副刊，《星洲日报》更举办多次的“花踪”文学创作比赛，饮誉全球。

除文艺副刊，华社也办了许多文艺杂志和期刊。根据陈鹏翔的统计，50年代新、马的华文杂志就有《南洋月刊》、《蕉风月刊》、《学生周报》及《文艺报》等30种；其中，以文艺性质的占大多数。在这30种杂志中，《蕉风月刊》是华文世界里寿命最长的一份纯文艺杂志。目前由马来西亚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继续出版。

在这近200年的文学史里，华社还出版了不少文学作品，无论散文、诗歌、戏剧、小说及评论等，可谓名家辈出，作品数以千计。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里说：“虽然马来西亚目前还不具备成为文学中心的条件，但展望21世纪，马来西亚是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以外的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的。”由此可见，马华文学潜在力的深厚了。

郑良树教授曾经在“华教50100”林连玉百岁冥诞学术研讨会上谈及马来西亚教育、报业及文学等文化系统的概况，其中他也说明，华社在华语社群的努力之下，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是经过数代的效命，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得来绝非容易。郑教授同时说明，这些文化系统，包括文学、思想、宗教、风俗礼仪等等，就像一串珠链，环环相扣，珠珠相连，缺一不可；然而，在这串珠链中，最明亮、最重要的一颗是“华文教育”。它是环中环，珠中珠；是万环之环，是万珠之珠。是整个华社的命脉之所在。

文学涉及人类感情和心灵，往往能充分地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本质，虽然今天的马华文学已不再是充满家国之思的华人移民文学，但华裔作家对民族血缘的认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向往以及深刻的思索仍时时流诸笔端。指导学生阅读这一类文学作品，无异于一种春风化雨式的感情与心灵的陶冶。华文学校对此应加以引导，同时亦可建议华文报刊辟出一定的篇幅用以登载华校学生的优秀文章。对于学生，这样的写作，既是文字的锻炼，也是文化的熏陶，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鼓励。

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在与其它文明的参照中认识自己。理所当然的，马华文学一样背负着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史哲与语文的功能，所以往往被当地华人视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旗舰，这是资源的限制抑或边缘化政策下华社的民族自救与条件反射。由于集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史哲与语文于一身，马华作家也和其他地区的华文作家一样，除了致力于反刍传统中国深厚的国学精髓作为民族母体文化的奠基与源头活水之外，多重的身份与认同下，亦肩负着关怀与开拓本地各领域的义务与使命。

马华作家黎紫书的微型小说，常会给读者带来一些震撼，甚至一些感动和一些思考。黎紫书经常在作品中解剖笑脸下的痛楚；探寻邪恶中暗藏的失落；揭发感情中隐含的无奈。于是作序者将他的作品评价为“像匕首、太冷酷、太真了，所以都不美”等等。对于这样的评价，还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譬如作家罗曼·罗兰说过“假如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那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⁵按照这种逻辑，越是真实的作品就应该有生命力、越美。那么，真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能给人带来震撼、感动和思考的作品本身已经具备很高的真实含量了。

作为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黎紫书在小说中也寄托了对华文传播的关注。其短篇小说《父亲的遗产》就描写了“父亲”至死不渝的关心华文教育，因此与儿子发生的冲突，通过生离死别的强烈对比，写出“父亲”逝世后，儿子终于受到感动。

⁵愚士编：《余秋雨现象再批判》，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在宏观角度上，黎紫书从取材表现出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关注，此外，作者还可以通过特定的描写方式来流露观点。比如设置单一的人际关系，突出主角的位置，详写主角的动作和感受，配角的言语和思想活动尽量简化，以及遣词用字上浓厚的感情色彩。

<父亲的遗产>就采用了生离死别这种非常戏剧化的写作方法，情节显得过于简单。如果父子之间在学习华文问题上的分歧可以通过爱来化解，而不是借助生离死别来感动，也许更容易让读者接受。

黎紫书曾经指出，要在文字、格调及题材上经营马来西亚特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谈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时，她曾有过些许的担心，“虽然我们还是写马华题材，但是如果我们的养分都是来自大陆或台湾，某一种意义是让这种文学形态同化了。而我想或许我们能在格调和语言上，去建立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特色。”

文学批评理所当然地认为，“作品永远有一种意义，作家说话是为了说出某些东西，作品的效能就在于它说的能力之中。”⁶ 华人对华人文化的掌握不只是因人而异，也是变动的。⁷ 套用旅台马华作家张锦忠的言语：“中国传统文化在南洋没落，只是华人文化本质的演变或中华文化离开中国情境后的命运，并不表示华裔东南亚人从此就没有了文化。”⁸

文学创作不仅是艺术创作，同时是严肃的思想劳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创作，因此文学创作是不能脱离现实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及其所展现的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华文学也不例外，现实主义成为马华文学创作的思想主流乃是基因于此。我们研究马华文学，从马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马来西亚的社会变迁。

比如，在文学课文中颂扬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讴歌民族刻苦耐劳、勤奋自强的特质；注重伦理道德表现了道德规范对华人社会的制约(其中有些成了人们重新思考的对象)，以及因此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譬如弘扬互爱互谅，互信互助的精神；不少华文作家笔下所展示的乡土情怀，饱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他们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与民族共忧患的深厚传统，表现着中华民族优秀的心理素质等等，构成了华文文学的突出主题。这一切正是华文教育所要求实现的目标，尤其在今日，塑造青少年的思想灵魂，奠定新一代的文化基础，更是华文教育中不可推卸的重要内容。

马来西亚各大专院校的中文系将许多有关马华政经文教的课程纳入其中，于是华人史、华人社会、华文教育、新马华文文学、新马华文文化均可以堂皇进入中文系的课程与研究范畴。民办学院中尤以南方学院占优势，附属在南方学院的马华文学馆资源丰富，丰富的藏书、长期的投入，院内学生更能顺利掌握有关马华文学的发展状况。

在这里略谈新纪元学院中文系。新院自创校以来，马华文学课列为选修课，负责教授马华文学课的讲师，都是马华文坛的佼佼者，有林春美、庄华兴、张惠思及目前负责授课的伍燕翎。这几位讲师对“马华文学”的发展自不陌生，甚至本身就是文学史的参与者或积极的文学创作者。

在搞好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新院中文系每年举办文学周，文学周的讲座皆邀请本地作家前来演讲。为了鼓励同学对文学的热爱，甚至关注马华文学的发展，我们也经常举办不定期的讲座，自1998年以来，数位蜚声国际的旅台马华作家、学者和国内作家皆受邀到新院中文系讲学或参加公开学术演讲、研讨会或座谈会，极大地活跃了文学与学术气氛。

邀请马华作家或学者与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和对话，是中文系里极为重要的实践环节。这不仅激发学生的兴趣，加深对文学感性的认识，而且还可把当下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带进课

⁶[法]米盖尔·杜夫海纳著《美学与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页163。

⁷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02年，页229。

⁸张锦忠：〈南洋论述/本土知识：他者的局限〉，张京媛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台北：麦田出版，1995年，页94。

堂，并在课堂教学环节营造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良好氛围，培养学生对马华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敏锐的思维与感受能力。

8、90年代崛起的旅台马华作家，像张贵兴、李永平、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等人，本地作家，像黎紫书、李天葆等人的写作，就已引起不少大专院校学生的钟情，甚至已成为学生们的仿效对象。

■ 結語

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本是一脉相承的体系。前者是文化之根本；后者是文化之展现。如果说语文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文化就是一个民族文明的体现。庆幸的是，我们不只保留了我们的根，还开枝散叶，日后回顾，至少在文化发展史上不曾留白。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马来西亚虽是中、台、港之外的第四大华人世界，但和前3者相比，马来西亚华人处在一个迥然不同的客观环境。华文文化的发展可说是一路艰辛，不仅财务独立、资源有限，有时还要面对现实世界的冷漠对待。华文教育在小学后所造的断层，也必须靠华人社群的出钱出力下，才能得以延续。

华文教育是以汉语言及中华文化知识为基础，以传统教育学为基本内涵，同时与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学等学科相融通。华文教育的另一重大使命，就是为了华文文学的繁荣发展，以及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创作者。如果说华文教育纯粹是作为普通基础教育要求的话，那么，作为培养文学创作队伍的“未来人”，则对高层面的华文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是在母语的建基上，是一路坎坷、荆棘，想要再上层楼，达到“文化”的层次，母语教育的滋养就必须充沛和饱满。当然，这并不是说华人学习另一种语文就无法达至“文化”的阶段。对大部份的人，语文和文化的相关性还是有极大的重迭。

华文课要进行语言训练，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而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许多优秀的华文文学作品，以其丰富的语言，都可成为学校学生学习的好材料的。当然，为什么学？如何去学？都是应该很好考虑和安排的。重视文学语言的学习，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由于文学作品十分注重语言的形象性，用形象传神的语言去描写生活，表现生活有其重要的价值。

马来西亚作者群中不少人从事华文教育工作，他们为发展华文文学，培养新的作者群，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他们辛勤于教学，传授知识，组织各种文艺性比赛活动，撰写有关文学理论文章，以及带头参加各种文艺创作实践。甚至也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出专集、办讲座、搞学术研究，进行地区性和国际性的交流，有的还深入学校讲课，奖掖后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总之，可以看到，在培养文学新人的事业中，教育尤其是高等学校中文教育，是责无旁贷的。

马来西亚虽然还未步入知识型的经济社会，然而吸收知识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实际上，在马来西亚境内，每年出版的文学书刊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文学一直是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部非常具有现实情怀，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它特别地关注这个现实社会，也特别体现了这个现实中的问题。然而文学的“现实情怀”并非是都需要像它这样体现现实的重大问题。作家、作者都热爱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自己的生活，其实也都是关注现实。

生活也就是现实，这是一种更广阔的现实。我们的作家从各自的角度来表现他们心中的现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现实情怀”并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一个作者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马华文学的地位既从来没有边缘化，也从来没有中心化，它只不过一直处于它应该在的位置。

文学，来自生活，亦回归生活。是时候让我们重新为文学塑造发展方向和定下受肯定的地位。马华文学是否能在这一趋势中突破瓶颈，走出另一路线，就在于我们愿意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为文学价值注入新的观念、认同、提升及付诸行动。

承传华文文学，是华文教育的历史使命；创新华文文学，也是华文教育的责任使命，要在递嬗的时间里承前启后；社会责任，要在生活的空间开疆拓土，在这样的时空做坐标上，我们要争和文化资源、丰富文学营养，进而拓筑我们华文的生命共同体，弘扬优质华文文学的功能和价值。